

艺术设计与科学

2021年11月第1卷第1期

民族文化景观的叙述性设计与视觉再现

——以世界文化遗产唐崖土司城主题景观浮雕创作为例

赵衡宇¹ 邱裕² 刘薇³

1. 武汉工程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武汉;

2. 武汉工程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武汉;

3. 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武汉

摘要: 以世界文化遗产唐崖土司城艺术形象策划与主景浮雕创作为例, 就景观主题与具体内容的择取、组织、重构进行了思考, 就如何进行文化定位、如何在静态空间语汇中进行景观的叙事性设计, 完成从物象到想象的意向表达, 并通过不同时空“景观拼贴”的手法表达民族文化多元与杂糅的观念, 于显性题材中暗藏隐性线索, 阐释唐崖土司文化演绎的进程, 从而形成较好的审美导向与文化导向的功能和价值。

关键词: 唐崖土司城; 民族文化; 主题景观; 视觉再现

A Narrative Design and Visual Reproduc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Landscape

—A Case Study of Relief Creation in the City of Tang-ya

Zhao HengYu¹ Qiu Yu² Liu Wei³

1. School of Art & Design,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Art & Design,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3. Fine Arts schoo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Abstract: Taking the plan of the artistic image of Tang Cliff Tow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ain scenery relief

基金项目: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20BG123)。

通讯作者: 赵衡宇, 武汉工程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副教授, E-mail: 305877795@qq.com。

文章引用: 赵衡宇, 邱裕, 刘薇. 民族文化景观的叙述性设计与视觉再现——以世界文化遗产唐崖土司城主题景观浮雕创作为例[J]. 艺术设计与科学, 2021, 1(1): 131-137.

<https://doi.org/10.35534/ads.0101017>

for example, which had been listed as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have considered that how to select, organize and reconstruct the theme of the landscape,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content. Meanwhile, project team have completed the expression of imagery from visible materials to mental imag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how to offer a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narrative design in the static space condition to the scenery. Furthermore, preferable aesthetic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function or value has formed. This paper have conveyed the idea that the ethnic culture is multiple and mixed, by means of “landscape collage” in varies space-time, hided the recessive clues in explicit subjects, explained the proceeding of Tang Cliff Tusi culture.

Key words: City of Tang-ya; National cultural; Theme of the landscape; Visual reproduction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15年7月,位于恩施咸丰县尖山乡的唐崖土司城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具民族特色的文物遗址,唐崖土司城址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学术研究价值,也蕴藏着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申遗的成功对提高鄂西地区的知名度,促进生态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申遗成功后的一系列相关开发中,唐崖土司城遗址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再发掘与利用,进行有效的再设计与传播,被认为是活化“遗产”艺术价值的一个重要策略,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作为唐崖土司城整体形象系列策划之一的园区入口主题景观浮雕^①的项目设计,其如何塑造土司城的整体艺术形象,本文作了如下的思考。

根据对相关历史资料和实物遗存的分析,以及多方面研究的进展,目前对于唐崖土司城现存的价值特征认知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条层面:

首先,土司制度历史悠久,作为一种统治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通过分封境内各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官职的方式,从而实现对其统治。唐崖土司城就是这一制度的鲜活例证。唐崖现存的两块“奉天诰命”碑,就是明朝崇祯帝和清朝康熙帝分别下诏表彰土司夫妇的历史见证;特别是每次为朝廷征战后的加官晋爵,使土民强化自身所处国家之内的意识,是国家的组成部分^[1]。因此,其一是制度、文化等方面,一方面对应系统的行政级别(中央官制体系的土司职级系列),表现出象征土司统治权力和吸收中央官方文化的共同特征。而另一方面,“唐崖土司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和发展历史,该地区实施长达700年的土司制度、以地区各小型族群传衍至今的典型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具有直接的关联,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区文化特色,展现了中央政权与地方族群在民族文化遗产和国家认同方面的人类价值观交流”。^[2]

① 本项目为唐崖土司城系列研究项目之一,也是这一系列开发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 是对于现存遗址景观价值的研究分析, 唐崖土司城遗址位于咸丰县尖山乡唐崖河畔, 始建于元末, 鼎盛于明天启年间, 一方面, 它具有典型的地理环境——群山密布、河流环抱、交通不便, 而独特的聚落形态则在其中生成, 在山地民族传统聚落形态基础上, 展现出独特的土司权力象征和国家认同的聚落形态特征^[2], 整个土司城依山而建, 选址独特, 规划体系内外有别, 汇集了山地城市、家族墓地等多种社会生活载体。据考证, 曾辟有3街18巷36院, 内有帅府、官言堂、书院、存钱库、左右营房、跑马场, 花园和万兽园等, 共占地1500余亩。在土司城内外还修建有大寺堂、桓侯庙、玄武庙等, 至今已有六百余年。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 废唐崖司, 土司城渐毁弃, 但石碑坊、墓葬保存完好, 其他街道、墙垣清晰可辨。土司城的规划设计不仅体现了“皇权中轴”“筑城以卫君”的思想, 在城池空间格局营造上也渗透了土家“重死乐生”的传统观念, 将生和死(住屋与墓葬)两个空间都布置在一个区域, 这在中国甚至世界现有的城市中都是罕见的。现在土司城遗城保存最为完整的石碑坊, 是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为表战功修建的, 正面刻着“荆南雄镇”, 反面刻着“楚蜀屏翰”, 两面镌有“土王出巡”“渔樵耕读”“云吞雨雾”“哪吒闹海”“槐荫送子”等浮雕图案,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唐崖河畔则存有石棺、石马各两尊, 仪态庄重肃穆, 饱含着厚重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2 视觉艺术再现与叙事原则的确立

从景观认知上讲, 唐崖土司城文物价值虽高, 但分布在地面上的文物较为零散, 无法形成连贯、整体性的景观体系, 与现在的世界遗产旅游景观传播的需求并不能很好的匹配。现代社会旅游发展中人们对景观的认知度要求较高,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 零散的历史遗迹可能无法快速传达完整有力的历史与文化信息, 难以给游客强烈的文化印象与视觉感受。即便是通过现代网络传播、微信、动画与虚拟仿真等新型媒介, 但是总体而言, 这些媒介手段无法替代传统、真实的景观空间。景观主体与浮雕创作的价值性则体现在这里, 这是因为: 通过具体形象的再创作可以将唐崖土司文化进行某种视觉再现, 把历史景观的想象与景观现场的设计有力的结合起来, 用雕塑这一立体化、形象化的艺术形式进行这两者的缀连创作设计, 具有直观的效果。

设计中的“叙事”是对形式、功能、关系及意义的一种预设, 设计叙事所用的“修辞”“语义”取决于使之生效的观念、结构与想象。文学中的讲、读、听、写的关系在景观设计中依然存在。设计艺术以其“造物”的方式建立起与受众交流的关系, 以视觉语言直接引领大众认知, 好的叙事策略, 良好的信息编织方式、会缩短受众与艺术景观之间的距离, 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叙事追求的是故事效应, 人有被故事吸引的可能, 任何东西被摆入故事里, 就具有吸引力量, 保罗·康纳顿注意到, 非正式的口述史的生产, 是社会记忆的一种财富, 每一个民族都有故事, 每一个民族和聚落都会有自己的叙事。而这些故事如果没落了, 其实是现代社会的普遍危机——功利、自我、封闭。土家族是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 因此民间故事这种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 就成为人们记忆历史的重要载体, 关于唐崖土司的民间传说, 在唐崖河与咸丰境内流传, 除了与土司王有关之外, 大多与富有特色的历史遗存景观相关, 如石马、张王庙, 例如张王庙内石马的来历与石碑坊如何建成的故事十分丰富, 充满想象的空间, 引人入胜, 进一步增添了两件遗存的魅力。

因此, 在现代旅游再利用的场域中, 如何恰如其分地讲好“唐崖土司”这一故事, 将零星散落的民间素材进行串联, 有利于将土司城当中内蕴久远的历史价值转化为新的文化传播价值。与唐崖土司城相

关的文化传播与创意产品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文创产业的小说《唐崖》^①,作家通过部分史实结合想象的空间,虚拟唐崖土司的经典情节、故事,进行整体串联,以故事情节取胜,以图达成民族文化审美的意境,体现了“讲故事”的魅力。值得对比的是,浮雕、绘画等视觉语言形式与之不同,是通过视觉形态、空间变化、人物形象等实实在在的具体形象与图式语言与观众互动。视觉艺术与文学对于审美追求的趣味和侧重点有很大不同,视觉形象审美有时难以用文字表达,而文字意味也常常难以用视觉画面来传达转换。在文化旅游相关的表达手段的选取中,不同的艺术形式具有不同的独特的交流方式和表达的策略。与土司城相关的形象包装设计、服饰再现设计等都是通过具体的视觉语言来传达传统文化,它们所呈现的视觉“物象”都是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再现的手段,也具有活化的功能。

唐崖遗址的现存空间遗产像一幅陈年且散碎的历史画面,让我们感受到的好像只是几个蒙太奇式的故事片段,但是也能凭借想象去臆想唐崖土司的完整叙述以及鼎盛时期的辉煌^[3]。在浮雕设计创作上既要援引和充分利用珍贵的史料,但更需要大胆借助想象空间去还原土司城兴衰沉浮,例如清代人诗词:“古木寒鸦原武寺,斜阳衰柳土司坟。千秋凭吊情何极,况听哀猿又叫群。”从原武寺、土司坟等这些有限的“碎片化”遗迹抒发地域性历史空间的想象,是一种意犹未尽之美,激发怀古与沉思的空间,那么作为景区入口视觉焦点的浮雕设计,怎样在有限的平面空间中进行虚实结合的创作,传达出更多的内容和蕴意呢?

3 景观浮雕的主题择取和叙事设计

覃姓唐崖土司相沿十八代,历经460余年,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土司覃鼎与田氏夫妇奠定了唐崖西征的成功,是唐崖土司发展辉煌期的代表人物,也必然作为整个浮雕创作的主题人物,而石碑坊、石人石马、土王墓等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物由于与土司和土司夫人有密切关联,作为浮雕设计创作中的重要元素。“夫妻杉”为当地流传的佳话,相传当地这两株伟岸的杉树为土司夫人亲手所栽,无论其来源是否真实,流传至今表达了土民对于先祖的崇敬,更蕴含对土司功德的认同,从今天的设计视角来看,某种现存的“物”迹由于与人们之间流传的“故事”关联甚至是附会,是具有想象力量的文化景观,表达了民族文化的延续性的功能。

通过一系列的历史资料收集,七个经典故事版本选入浮雕创作中,并赋予了主题:筭路蓝缕、定居唐崖、出征西蜀、川黔平叛、凯旋册封、跨马出游、耕读传家。一系列故事串联起来体现了鄂西山林间小型族群生存发展、繁衍生息的特色线索:情节源自其中重要的政治生活与战争场景,是一种显性题材,有助于很快了解土司城历史兴衰,实物遗存与历史想象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显性的叙事。将政治、文化矛盾、冲突、融合等相统一,而围绕着故事情节进行设计,画面中暗藏隐性线索,将视觉的形式语言形成趣味并给观众留有想象与思考的空间,即将民族文化、生活与艺术的多样性内涵其中,则是创作的另一个目标。

“筭路蓝缕、定居唐崖”主题中选择展现从土司城选址营城,从迁徙到定居,生活方式从渔猎过渡到农耕的这一过程,生活方式的转化、从流动到定居也穿插着一些经典民俗画面。从显性线索来看,唐崖土司地区由观念认同开始的文化同化也是通过军事交往、人口迁徙等方式实现的。关于唐崖土司的传说,一说覃氏的先祖是元代蒙古将军帖木乃尔的后裔,因元末率军到鄂西镇压少数民族起义而定居下来,

① 楚西鹤著,2016年九州出版社出版。

故覃氏的元代先祖皆采常用的蒙古名,然而这种说法未必可信^①。总体而言,特定历史背景下弱势民族对统治民族的依附和价值观认同造成的文化影响更具有可信度,但“迁徙”这一主题可以让唐崖先民与唐崖城址首次在长卷中“出场”,画面中刻画迁徙过程历经山路艰险,在山水画卷中,最终依山傍水定居于此,而唐崖的土家族先民则依山就势造起吊脚楼,吊脚楼的“符号”语言有充分的意蕴,尽管“天平地不平”,鄂西山势地形决定了聚落的不规则形态,吊脚楼则解决了这一问题,既是一种建构的文化情节,也是迁徙先民的生活智慧、族群经验“符号”。这是画面第一开端的“动”—“静”转换主题,从旅途到建筑,蕴含了第一次富有伟大意义的转换。

第二大主题为“出征平叛、川黔剿匪”。这也是从“静”—“动”的再次转换。这一战争内容可考据素材较多^②,川黔剿匪必然是以战争的场面为主调。据考证,土司时期士兵的兵种主要有步兵、骑兵、水兵^③,而这些都可以在这一章节里表现出来。这是一种“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但是创作中仍需考虑到区别、突破一般大叙事的战争画面,也可以尽量避免产生政治战争中“以夷制夷”“战争工具”等认知误区和局限性,创作中选择出征送别作为这一主题的画面主景,“刀剑无情恐归来无期,挥袖送别怯天上人间。”这也是表现“家—国”情怀中的矛盾与张力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以小族群、传统家庭构成的画面为主,例如士兵与族人的送别为主题,一边是船头挥别的坚毅,一边是岸边依依不舍。老、幼、甚至家畜等“家”的主题形象隐略描写了“族”“家”的人类情感主题。其次,出征平叛画面的迅疾转换可以体现出当时土司管理制度下“全民皆兵”的防卫思想以及需要凸显的族群文化特色。即男丁壮妇,农忙耕耘,农闲习武,用则为兵,散时为农^[5]。这里每个人并不是完全意义的职业士兵,而兼有保护族群责任的生活文化主体。画面中箩筐中的孩童、手中刚刚放下的农作工具,都是隐性地描写这一主题。

第三大主题为“凯旋册封”中是画面中的高潮部分。明朝天启年间,土司通过战争受到嘉奖,土司得到了明朝中央政府的认可。土家族文化与汉族文化更多交流互动,这也是民族文化开始全面融合的一种必然的路径。唐崖土司城的典型风俗和文化传统至今依旧有所保存,伴随着战争画面的结束,具有标志性的敕建石牌坊、土司官邸、甚至包括土司城郭终于在创作画面中集中亮相,这些遗存之“物”的显现与唐崖遗存的现实对照,可以极大地加强旅游景观的文化符号的塑造,更重要的是可以给人以极大的历史时空体验的感觉,从而加深现代审美主体的理解。

“土司受封”主题带有历史政治意味的符号,其叙事是对唐崖土司官衔品级及其权利的合法性肯定。本文认为,常规画面构成必须对称庄重,是经典的样式,但也容易陷入程式化,因此,创作中使用“拼贴”法,在庆祝场景中将士家族具有自身个性的“摆手舞”、土家族饮食“油茶汤”“十大碗”“咂酒”、丧葬习俗、民歌戏剧等形式内容穿插其中,甚至在画面比例构图时略大于受封的场景,更强化土民这一主体的精神文化内涵。在这里,艺术审美的空间与生产生活交融并形成叠印关系,而将艺术活动、节日表演与日常生活生产联系在一起,体现出少数民族艺术美学的重要特征。凯旋册封中的画面除了表现册封的王侯将相等少数人群,可以更多地凸显民族与民间的概念,画面创作设计甚至将土司王也混杂

① 在元代统治下,包括汉人在内的被统治民族常有改用蒙古名的习惯,元朝灭亡后,又都改回本民族姓名,甚至有些迁居内地的蒙古人也改用汉名长期隐居于汉民村落,唐崖覃氏的蒙古名先祖很可能反映了元代唐崖覃氏与蒙元文化的深入接触,元朝灭亡后一度恢复本民族姓名。

② 覃鼎率兵先后奉命征讨重庆地区的樊龙、樊虎、奢崇明、奢社辉,皆胜利而归。

③ 步兵以搏斗为主,骑兵以射击为主,水兵以水上和船上搏斗为主。骑射、搏击、攀爬等作战技巧是士兵需要的技术。

于庆功宴、摆手舞等民间艺术之中，与受封、凯旋同时发生，既可以解释为几代土司王的形象，也可以解释为同一人物不同时空的四维空间特征。

在“耕读传家”与“跨马出游”两章节，从唐崖土司对于耕读等汉族传统文化的吸纳等角度，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土家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至明永、宣时期，因“奉命招抚蛮民”有功受到朝廷分封，出现了唐崖土司的第一次兴盛，通过战争唐崖土司确立了政治地位，但也加速了本土文化的汉化，例如第四代土司以“忠孝”为名即是对汉文化伦理道德观的认同，此后各代土司用名也与汉人无别。画面设计中梯田中的放牛娃，牛角挂书，土民向汉民学习耕种、养猪等画面，呈现祥和久安的氛围。画面结束部分以一对夫妻杉并峙而立，并一直得到后裔们的守护。从静止到流动，从流动回到静止，预示着叙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直至回归平静。再次向“静”的转换使得画面在与开局的呼应中，以一种均衡态结束。

总体来看，人物故事除情节以外还包含着背景空间的设计。唐崖河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流动的河流是生命延续的象征，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交流的载体，它贯穿着古今时空，也勾连着群山之中不同的文化群落。浮雕画面以唐崖河串联起整个故事，通过战争再回到唐崖空间情节中去，营造一种“共时态”的景观。这种共时态的开放布局，有利于不同文化情景之间进行穿插、相互激荡、共融，丰富地表达了民族文化演绎的进程。以山水背景为主题，整个画面中并没有刻意强调土司或夫人等“大人物”形象，而更多是将人物以族群的形式出现，土司的形象也不做刻意的放大突显，而是反复出现，在不同时空中共存。画面中山水背景之间天然形成人居聚落，与唐崖城小型族群式布局一致，有利于突出“家一国”主题背景。浮雕中有意识地将这些画面散点构图，将主题情节独立，符合地域特色，给观众想象的余地。景观意向主要偏向于情节空间，独立生成，但也通过配景形成连续的线索。

4 文化多元情境下的景观拼贴

历史上，中央通过推行土司制度这一独特的多民族地区管理方式，实现了民族地区持续发展和文化多样性的历史传承脉络。例如巴楚文化对土民社会的影响^①，而土家族至今也还保留着语言、织锦、宗教信仰体系等民族传统文化事象，其中具有地域性与他域性的高度统一的特点。

如唐崖土司城址的装饰题材体现出本民族传统文化、装饰图案的关键特征。在唐崖土司城遗址石碑坊上，土王出巡、鹿、驴、猪等日常生活的题材均为本地传统装饰图案，而渔樵耕读、瑞兽、动物、花卉等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装饰题材^[2]，在现代审美观念里，这两种艺术主题和表现风格具有完全不同的趣味，有关不同的主体审美的问题，或者认为其具有雅俗、高下之分，然而在牌坊的雕面中，这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的装饰形态以一种“杂糅”的方式并存。可以认为，正是这些地方乡野的“小传统”，以其一种并非完全弱勢的态势留存与突显，使得艺术的表现跨越了官方或者地域性的界限，充满了内蕴的矛盾性、丰富性。

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较多地保留着原始先民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所谓机械重复的异化劳作，它更贴近于列斐伏尔所论述的“有意义的生活”。艺术表现到日常生活的场景中更加真实，少数民族的艺术及审美具有一种生活的直观性，其审美活动是最具本真性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审美生活化”以及“生活艺术化”的表征。以鄂西土家族为例，艺术都是在人们日常生活劳作时所创作和展演的，其中彰显着民族的民间性、地方性、习俗性。^[4]民间艺术对拥有和使用它们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常态，

① 例如从出土的考古文物、流传下来的受巴渝舞影响的摆手舞及文学作品楚辞。

节日庆典、民俗仪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完成了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因此,对于各种土民,如匠人、乐人、马夫、樵夫,在其日常生活内容的刻画上,也包含着审美场景的生成。土家族普通先民的日常生活,如迁徙、农耕、立基、建屋,也蕴藏着大量审美情趣,日常用品、农耕具、人物装束、多种兵器等均可传达民俗文化的精神。日常生活场景的穿插可以更好补充土司征战及其主导性的政治、军事主体的单一性和狭义性,避免老调常谈,使生活艺术形态与地域文化形态的表达更加具体而丰富。日常生活场景的设计也有着独特象征符号的叙事功能,例如,土司受封的装束是土家族服饰和明朝官服的结合,具有某种类似于既独立又从属的双重身份的象征意义。如着明代官服表明了土司与中央从属的政治关系。这些创意性的设计基于一定的史实,但毕竟需要艺术与设计再创作的层面进行想象、填充甚至有所发展,对于叙事关系形成一种今天的新的编码过程。

从艺术语言的层面来说,将生活生产境域中的“意味”进行提炼,并以审美艺术化的形式加以表述,使其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并将其还原到日常生活本身,从而让生活场与审美场实现同构。以艺术语言来展现生活的风貌,是民族艺术借由具体的艺术形式融入生活世界的方式,所以他们汲水能歌,取火能舞。将艺术与生命相连,也就是让赋予人生意义的生命主体有了诗意的依托^[4]。

5 结论

今天,随着民族文化主题景观热,各种主题再现成为重点发展的方向,一方面,各种新表现形式层出不穷,然而面向旅游化的景观题材呈现出很多新的机遇,也呈现出一些浅表化趋向、误读、娱乐消费化等问题。本文以为,好的艺术创作基于历史的本真性与创作“意象”的良好平衡,观者在艺术接受的过程中,能体验到含蓄蕴藉、多元生动的“意象”文本,从“意象”中体察到创作者原初的审美初衷,促成审美的意想,产生与创作主体共鸣交感,在一种对话中实现审美接受。

对唐崖土司城文化的再创作与视觉传播,必然对于全人类关注文化多样性保护及族群间的交流与合作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此次浮雕的视觉艺术表现手法,一方面需要充分展现唐崖土司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征,但关键在于充分运用叙事艺术的方式“讲故事”,让尘封而久远的民族文化生动起来。

致谢

参与本项目创作的有罗彬、陈雪亮等,特表谢忱。

参考文献

- [1] 谭志满,霍晓丽.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文化策略——以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3):37-40.
- [2] 傅晶,李敏,徐新云,等.“土司系列遗产”视角下唐崖土司城址价值研究[J].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4(4):94-99.
- [3] 吴运辉.唐崖土司城遗址:两个人的“皇城”[J].湖北画报(湖北旅游),2009(4):18-21.
- [4] 彭修银,吴震东.“间性的场域”:论少数民族艺术审美生境的三个维度[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4):157-160.
- [5] 李良品,李思睿.土司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兵的军事训练[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77-82.